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五辑】

有泰日记（下）

有泰 著 康欣平 整理



凤凰出版社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五辑】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有泰日记（下）

有泰 著

康欣平 整理

本辑执行主编 徐雁平

凤凰出版社

1905年

(光绪三十年十一月)廿六日(1905年1月1日) 早小瑾过谈,令其留心公事,不过详细莫草率而已。旋来公事,奏明达赖逃往库伦,并彭子周请回省里稟,批以候咨川督,其后藏拟湘梅代理。无事,午后闲踏,并调鹤,晚鹤孙过谈。晴。

廿七日(1月2日) 早少韩来看奏底,略谈。午后湘梅来商公事,自己所为未免自悔,然能力改前非,尚可造就。旋彭子周、李肖臣、江少韩、余鹤孙同来,在外签押房会,皆冠靴而已,叩其来意,乃为张宗淮讲人情,令其找恩粮务、刘统领商酌办理,若能早驱逐,即可释放,唤刘统领来,派其各处查访,莫为此班小人所愚。江少韩复来商奏底,洋务局令其尽心经理,伊再约鹤孙,恐一人照应难周,甚虚心也。并送来佛龕一座,系本地银匠所造,工尚细,然较大,似作护身佛龕较蠢,然本处每以一龕奉数尊,不同内地只奉一尊也。晚鹤孙过谈。晴。

廿八日(1月3日) 早会鹤孙,将薪水簿发交,内有加给有停止,因湘梅代理后藏粮台,洋务局总办派少韩,鹤孙派洋务局会办,竹君派管公私来往信札,并派李海山都司为营务处帮办,由洋务处略加津贴,伊与番边颇熟,伊少子即为山南某大寺胡图克图。晚饭时因天阴喝黄酒一杯,过鹤孙处谈,闻吴小瑾已搬至洋务局居住,此举甚妥,如有公务,就便可商,且紧要公事,在彼存储者,亦可放心。半阴晴。

廿九日(1月4日) 午后至洋务局,小瑾搬至东屋,已收拾干净,西屋为众人办公之所,亦略为收拾,尚欲裱糊,甚觉高兴。少韩、

鹤孙俱在小瑾屋内坐，痛谈，化臣亦去，未久停，往北路侦探，马朝阳带领本地当差黄帽子叩辞。算计竹君不过下月初十日前可以回藏，遂到后院一游，山上泉水结冰处甚多，进内。王永福拿来四儿三枚，两枚不齐整，只有一枚极小尚整，惟无纹，仅有三圈，作白地淡灰圈，两头亦作淡灰色，中穿眼，细看似玛瑙，又有骨意，真不可解，价六文藏钱，因小或从廉，且不见纹，细纹也。晚鹤孙过谈。晴。

卅日(1月5日) 午后至外院一踏，遇看药房字识王佐，将前交之《药要便蒙》已钞录讫呈上，当将《笔花医镜》在户部裴兄赠。交在药房收存，准钞写，不准将原书失落，《药要便蒙》亦令传写，并小儿读。遂至东院看宰羊二支，遇少韩到洋务局去，进内。王永福拿来铜打碎石戒指一对，用藏钱十二文。又送到假四两枚，颇像，买一枚，殊可验藏番手艺。晚过鹤孙处谈，赠余小四两枚，花作波折纹，一有外箍，一未有，又一格也。晴。

十二月初一日(1月6日) 辰刻恭赴大招万岁牌行礼，吕祖庙行礼，回署，家庙各神前行礼。少韩、鹤孙来回公事，午后子周、肖臣、惠臣、少韩、鹤孙、化臣冠靴来，仍为张宗淮事，殊可笑。因谕其释放，然须即逐回籍，皆承当之。晚鹤孙来谈，送余木盖碗一枚，制甚古雅，买得二眼四二枚，徐韵秋女史写得番字观音经全部，因赠其萨迦所送观音护身面佛一尊，铜龕一个，资生丸廿粒。晴。

初二日(1月7日) 早李肖臣来接管拉里粮务印信，彭子周稟知交卸。午后过洋务局一看，诸委员皆与肖臣道喜，少韩旋送到年终应缴朱批折件，可于初十日附差恭斋。王永福来送两枚小四，价廿六文。昨日鹤孙送赠本地所镞木盖碗，有前次所买木碟，令镞成茶盘，应更有趣也。晴。

初三日(1月8日) 早鹤孙来，买得子母绿一块，重川平一钱一分，据丁乾三云，阖藏未见如此分量，余在京亦未曾如此见过。价银肆拾两，扣珠作成豆形，每豆藏钱六文。共四十四枚，合银廿六两四钱。饭时化臣来商公事，闻噶布伦番边深知感激，吴祖鼐欠公款私款不少，大

众于洋务局与其商办。马竹君由喀里喀达回，谈及巴尔曾与其大诈，殊可笑人。后与韦礼敦亦有不尽情理话，真岂有此理。晚饭后过东花厅，看竹君并少韩，鹤孙在座，痛谈。晴。

初四日(1月9日) 早化臣来，同李海山都司、字识李光宇，因派其两人详查洋务案卷，已查明尚无遗漏，惟营中报销多年，未经达部，饬科房赶紧清厘。竹君送到英大臣惠德寄来各照像片并竹君购到像片，大众分散之，闻余所照骑马像并同委员共照一像，现在喀里喀答已发卖，价甚昂，殊为可笑。惠德另有来函，询像片已收到否？因拟信覆之。李粮务、恩粮务同来，外签押房会拟以后汇款，欲另立章程，甚有见的，复痛谈。晚鹤孙过谈，因竹君带来一钟系皮套两开门带，极精致，不贵也。送看，不过廿余金。晴。

初五日(1月10日) 早化臣来，送到洋刀数把，皆快利锋刃，以备洋操应用，暂存洋务局吴小瑾处，每把价银不过十四两余。竹君送到洋点心、胰子、白面、橘子并洋香色绒钟一架，作腰圆形，打时打刻，带问带闹，据云噶哩噶达祇此一物，比余从前庚子失去之钟较陈重，上好之物也。午后化臣同李海山来，送到返魂香一粒，如酸枣大，乃其子山南夺吉扎喇嘛寺大呼图得之于达赖佛。伊子亦称佛爷，名土颠凿控朗岭夺吉，询之李都司。据云此其次子，伊母为藏内丫头，生时亦无大奇异，惟头上有长发数茎将尺长，以其小儿遂剃之，迨长周岁，即有人来访，问其夫妇年庚皆符，因告以前世此佛圆寂时，曾告其徒生于汉人家，有老喇嘛与此佛相好，夜梦云已转生在何处何门，所向何方，并父母年庚，是以来访，系红教，今年十九岁，黄红教经典皆通。本系打箭炉活佛一世，总须到彼一次，彼处庙比藏内大，有五千徒众，此处不过百数多徒众，此处有地，炉城尚年年接济。恭勤公在日，曾见过三次，谓其像貌不凡。此返魂香，闻恭勤公曾得之于江诸佛，亦系达赖送彼，乃五辈达赖所造，此辈灵迹甚多，故人人宝之，价比黄金之上。晚饭后过鹤孙处谈，彼留小钟一架，亦甚佳。晴，微阴，冷。

初六日(1月11日) 早到洋务局闲谈，少韩有便红症大犯，因热所致。小瑾大买其表，有小表用绿架，大似古铜，可见洋人亦沾染

中国所好，殊可笑也。午饭后，忽王永禄来随竹君回。送甘蔗等物，因将甘蔗命姿祝玛削去皮，以水泡之，不意拿到竟以热水泡之，已可笑。遂令吉祥等尝之，几乎将渣滓俱咽。与鹤孙谈及，不觉大笑。晚鹤孙来，因西院李粮务约，不得久谈，闻竹君剃头，忽以洋药水擦头，大发狂，满口谵语，恐其路上辛苦，加以天时不正所致，赶紧选给红灵丹并薄荷油，令振勋送往。找化臣令其一看，据云，发狂者不止一人，外边此症颇多，总内热外寒如此。早晴午阴，甚冷。

初七日(1月12日) 午后赴洋务局，鹤孙、小谨闲谈，闻竹君、少韩均见好。进内，肖臣江古学来，留其在韵姑娘屋内晚饭。写家信初十日走，信内写初九日，交鹤孙封寄。叙冬月廿四日接家信，钟文叔送节敬，并送动工章程，实无暇回覆，章程以后带来，周太太见时致意，得少爷喜，至格甚有玩意，如能照单像更妙，因折差便，寄去照像四张。一骑马，一正身，一侧身，一同委员同照。现在藏内疯病多。初八日已见雪。生日非常热闹，汉番官兵皆拜寿，约吃面，跳弦子一日。等语。晚找鹤孙谈。半阴晴。

初八日(1月13日) 早将家信封妥，交鹤孙，其照相片即由鹤孙作夹板封之。昨晚鹤孙送石榴一枚，系无核者，得之于竹君，乃得之噶哩噶达，余在川省，闻香雨都护与介堂军门，谈及云南某处无核石榴，恐此物滇省产，非外洋产也。申刻赴洋务局，李肖臣移尊，约余鹤孙、恩惠臣、吴小瑾、刘化臣晚饭，伊所带厨役菜尚可吃。饭后至小瑾屋又谈，亥初方进内。早雪午晴，晚复雪。

初九日(1月14日) 早鹤孙来，送到布达拉山正面照片，前由竹君送到两张，并此而三矣。午间因田德得女，韵姑娘、莲芳皆去挂哈达，余与娥珠在院调鹤，甚有趣。至马号外院一游，见唐儿找来织羊毛毯丫头，看其织得结实，且比买价便宜。晚找鹤孙谈。甚冷，晴。

初十日(1月15日) 早过鹤孙屋内商酌公事。化臣来买得洋枪三杆，作正可以开销，将带来《纲鉴易知录》给与，共二函，洋板，余已目力不佳，不过置之高阁而已。未刻，拜发代奏噶尔丹池巴替达赖

谢赏三瞻敕书，绸缎等物进贡满汉合璧一折，达(拉)[赖]行抵库伦已行查一片，奏补噶布伦一折，清单一件。旋至竹君屋中，看少韩、竹君病皆见好，均系热证也。到洋务局，小瑾在屋督促糊窗。晚鹤孙过谈。阴，微晴，甚冷。

十一日(1月16日) 早与鹤孙略谈。午后至洋务局，小瑾、鹤孙、竹君在座，惠臣后到，均痛谈。张天衢由南路，闻卧克纳住江孜，不过相随百余人，大半印度人，皆去帕克里，亦有兵扎住，印度兵亦少。半阴晴，冷。

十二日(1月17日) 早无事，午后赴外院一踏，药房与王佐论药性，颇留心此处产药甚多，惜性不同，内地恐难用之，惟看制法如何方好定准。到马号。至洋务局，鹤孙、小瑾、竹君谈，竹君谓柠檬乃橘子之属，形不大，可作水饮之，却暑之药，噶哩噶达苹果似烟台，尚好，长白葡萄极佳，皆价值甚贵，且不易带，均怕冻。晚饭后，鹤孙过谈。晴，冷。

十三日(1月18日) 连日看《锦里新编》，一函内有雍正五年赏给达赖地土，遣员至察木多勒石等语，已致信粮务或揭或钞送藏。《西招图略》一函，松文清公著，所论不外“忠信笃敬”之意，二堂悬匾，即此四字。其著重在廓尔喀等外部，此时披楞已入藏地，则他族尚在后矣。钞本奏疏二函，不知何任所留，自乾隆年至道光年年分，前后倒置，或有奏疏无谕旨，或有谕旨无奏疏，然紧要之事，略有头绪可循，大有用也。午后化臣来商公事，竹君来商公事，将一切取到及路用划拨各款造册呈交，两人皆痛谈。鹤孙来谈，旋赴粮台李肖臣约。晴。

十四日(1月19日) 午后由东院转至后院闲踏，新盖敞厅柱子竟下二寸光景，大约冬月开工不足靠，恐明春开化许再往下(陈)[沉]。回时至洋务局闲谈，鹤孙、小瑾在座，进内姿竹麻拿一小海螺，二文钱，留之，此处以大海螺将顶上数圈去之，女子将此物如镯带于右手，番名谓之洞果，一生不摘下，然皆十二三岁带上，俟长大虽欲摘

而不能，如嫁汉人遂砸之，以为笃于情，询其带此何意，据云，死后阴间无亮，带此则不至走黑道路，其愚大可笑。此小海螺携入内地，虽不如洞果之大，亦可略见一斑矣，其镯头有铜有银，皆极笨，难留，实无用。晚鹤孙过谈。晴，微风，甚冷。

十五日(1月20日) 辰刻恭赴磨盘山关圣庙行香，回署，家庙各神位前行香。昨得小海螺，询之莲芳，此地转郭拉所用，每一叩将海螺在头上一拦，叩其上，转郭拉有大小之分，大郭拉大招布达拉山皆转，小郭拉惟大招而已，所谓郭拉如北地拜香之意，然亦有不拜者，仅手持玛密转走，闻文淑南世叔在任时，亦常转郭拉。余谓己现宰官身，应以世法论，似不必多此一举也。午后竹君来送信稿，略谈。惠臣、化臣来，销监放番官济贫青稞差，每年皆于是日办理。晚过鹤孙处谈。王永福拿四二枚，六十文得之。半阴晴，极冷。

十六日(1月21日) 昨夜大为伤风咳嗽，盖因天凉。晚饭少饮黄酒，遂内热外寒所致，今日尤冷，将红狐皮袄换上，仍嗽不止，此处天时实难定准，忽凉忽热，加以干燥，内地无是理也。午后至洋务局谈，小瑾、鹤孙、竹君在座，竹君将印度带来彼处谓之沙谷，即其地所产，汉人加一米字呼之，其形比菘豆稍小，又有小于此者三分，盖两种皆系白色，以开水熬之，得时则透白色稍灰，其味似荸荠粉，兑糖食之，据云滋阴清补之品也。旋即送来两种，共一小袋，并洋奶子四罐。晚鹤孙过商公事，并闲谈。晴，干冷。

十七日(1月22日) 咳嗽仍未见好，乃积热所致。早晚饮粥，略食馒首，大荤则停之。晚间水泻两次，似少好。午后化臣来回公事，谈及各台，其习气之坏，匪可言喻，裕子维、何光燮不能辞其责也。鹤孙来商公事，因后藏都司马全骥有新故外委，有一子，现该弁病故，将所遗之物开单呈阅，并恳恩将所遗各物赏给伊子，此因藏内故丁存款无亲属者，暂为存官，俟有人领，寄川所误，因拟批大骂之，伊既有子，何必存官，真成笑柄矣。过洋务局一谈，小瑾、鹤孙在座。晚复过鹤孙处谈。半阴晴，晚风甚凉。

十八日(1月23日) 咳嗽稍见好,仍未大愈。午后,湘梅来,因款项凑不齐,难往到任,遂找化臣来,据云,前藏未能办理,是以耽延其赴任,复又找惠臣、肖臣来,令其设法,此事不应上宪为难,总应大众办理,遂辞去。将议覆三瞻文书,知照锡清弼、凤葦堂并覆葦堂信一并发去。晚鹤孙过谈。冷,半阴晴,晚风。

十九日(1月24日) 午刻封印,赴大堂,先文武参堂,遂升座,众番官武弁行礼,即用印标封,后封印下座,北向行三跪九叩礼,礼毕,复参堂行礼讫,退二堂,文武员弁番官均来叩喜,兵丁卫队亦在阶下叩喜,进内。午后,赴洋务局,鹤孙、小瑾在座,纸扎差先来四箱,看收拾打点,大约每项均在八成,不符箱中单子数目,殊可笑人。晚粮务厅约诸委员吃饭,余处亦送一席,因少韩、小瑾未去,席菜检分之。晴。

二十日(1月25日) 早鹤孙过谈公事。午后至洋务局,鹤孙、小瑾痛谈,绕外院看各门所书对联,竟别字连连,询之,乃粮厅书吏所书,真可笑。昨日张天衢送到小钟,带八音、洋点心、橘子等物,赏而收之,藏中专讲过节,久矣。晴。

二十一日(1月26日) 午后赴洋务局,少韩已大愈,竹君、小瑾在座,鹤孙亦到,惠臣后到,由番官公所回,有公事回,询其公所,均系矮坐,面前一桌,番笔墨及纸扎堆积满桌,上有帽架,一旁有酥茶罐一,亦别开生面,外屋乃黄帽子书吏办公处,见面时请安,复请安道劳,步走时即在坐垫上,又请安不迎不送,盖在公所之意也。天略暖,狐皮袄又穿不住,夜间作嗽,因热所致,早间盥面,鼻孔内有血,终日嘴唇爆皮,然手足冰冷,此何天气耶,又冷又燥。晚间看星宿,大者在下,小者在上,是有层次,北地无能清楚如此,其地势之高,不待言矣。晚找鹤孙谈,化臣亦来商酌公事。微云,晴。

廿二日(1月27日) 商上新换乃心巴,廿余岁,喇嘛洛桑仁青来叩见。前乃心巴扎布坚参辞,退后闻蓄发娶亲,自种田去矣。不但不能以世法绳之,虽佛法亦不能绳之,一笑。午后至洋务局,鹤孙、小瑾、竹君在座,鹤孙将

洋务局领款当面交明竹君，内有小瑾办理局内门帘、椅披等件账目，细腻非常，与其批语数句，大家无不笑者。进内觉天气甚燥，屋内似火盆放不住。晚鹤孙过谈，因及四川(刨歌)[袍哥]，即土匪之谓。是州县无处不有，且都充官役，可持一名片号召数十州县匪徒，其次十数州县，再次数州县，皆为党羽，称作徒子徒孙，地方官无如之何。此已不可闻，乃读书士绅竟有烧香拜会，称为大成会，余在省城曾见市售团扇，画铁路已开未开图，上写孔纪几千几百几十年，以孔纪作耶稣讲，即大成会内人所为，此比袍哥尤甚也。晴。

廿三日(1月28日) 一日工夫将书桌上并抽屉内痛加收拾，今日到此整一年矣，去岁住德庆，明日到署，然此一年，无奇不有。晚饭后过鹤孙处谈，先至厨房遇小瑾立谈。七点钟祀灶神，具衣冠，外排官衙灯，灯由暖阁出，至厨房，行六叩二跪礼，奏乐放鞭炮，进内洋务局亦祀灶，鹤孙复过谈。晴。

二十四日(1月29日) 午后至洋务局，鹤孙、小瑾、少韩、竹君均在座，随后惠臣、化臣、海山同来，因攒招事往见噶勒丹池巴，铁棒喇嘛已派成，系属谨慎一路，可请放心。北路探兵前藏额外马朝阳等。已回交界处，大雪封山，达木兵、番兵均有驻扎，所来回匪哈萨克流民耳，哈拉乌苏营官，明日来禀已派兵。男女并裹番民约在一千余人，明春开冻，似大宜防范也。闻少韩云，有驻塘兵丁见阿咱倭音。海子有大人熊一，小人熊二，只好隐藏以观所为，因大熊背一小熊，欲往海子饮水，背此则彼闹，背彼则此闹，业经更番数次，似无如之何状，忽大熊抱一大石，将一小熊压之，背一小熊饮水，回时复如之，真是禽兽之智，徒供人笑而已。起大风满院飞尘，四山皆暗，大似北方，进内则尘埃已满书案。晚饭后鹤孙过谈，化臣接松粮务来函，吴祖鼐实非人类矣。闻唐大人已有到印度信，并闻有须到伦敦信。晴，大风申住，晚复起。

廿五日(1月30日) 午刻过洋务局，少韩、鹤孙、竹君、小瑾俱在座，痛谈，竹君因得马褂甬，无面子，欲借宁绸料一匹，余谓内有现

成者，即可奉送，又何必借之，众人均大笑，因送之，渠亦不得不谢矣，借云乎哉。又大风，谈许久，说各处古迹，安徽乃魏武帝，如字迹，藩署为当日帅府等语，四川则诸葛武侯遗迹甚多。晚饭后鹤孙过谈。晴，大风一日，断续。

廿六日(1月31日) 饭后到洋务局，少韩、鹤孙、竹君、小瑾皆在座，痛谈，因厨房养羊甚多，适杀羊，告老左多杀两只，给少韩、小瑾各一，竹君送一活羊，盖彼教中非阿(洪)[甸]念咒杀之，必不肯食，众人皆非笑之，然彼教规矩牢不可破，无如何也，闻所念咒语，不过非我愿杀汝，乃天命该当如此等词，欺羊乎，欺天乎，真不值一笑。闻四川官场中有匪杀匪之说，盖彼匪妄杀此匪，官竟不为理，亦不相验，其来久矣，吏治亦可观矣。又大风，断续不定，灯后依然，比前两日似略小。晴，风。

廿七日(2月1日) 色拉寺来验降魔杵，其形作三面，人有膀臂，皆拖一杵，面貌如塑金刚形，系铜打，下安稜铁钻，据云系印度飞来，又云五辈达赖佛所用，相传经昂班一验，邪魔均去矣。来有卅余喇嘛，赏二两银而已。午后，过洋务局，均在座，询少韩，前办事大臣庆宝轩善。乃盛京内务府旗人，家计甚好，由州县历保候补道，为丁文诚公所赏识，奎乐翁尚书保荐，接文仲瀛任，人极明干，可惜半路故去。来路过乍丫一站，故于昂地。曾割番子头作前站，番子怕极，皆跑掉，即此君也。晚饭后，鹤孙过谈，商酌年终赏耗。晴，午后风略小，灯后尤小。

廿八日(2月2日) 来送礼者甚多，大半讨赏而已，可发一笑。昨与鹤孙谈，成、华两首县有诗两句：银钱似水流将去，磕睡如山倒下来。余谓藏中赏耗，颇似上句，其下句改为冷暖无时避不来，殊可笑也。忆去岁正到此匆匆拜客会客之时，今则消停多矣。夙大臣又行文催三瞻覆稿，真可笑，热极生疯矣。晴，午后起风，晚又风。

廿九日(2月3日) 午后放各项赏耗，另提百文，赏吉祥廿文，姿竹麻廿文，喜洛廿文，娥珠十文，莲芳十文，代娥珠给吉祥十文，下

余十文赚起，可发一笑。班禅额尔德尼遣传号喇嘛来送年礼，因传见告以道谢，此处均安静，可请佛爷放心，洋人在彼，并未搅扰，彼处亦为安静。布鲁克巴头人送橘子两木匣，大者如杏，小者如栗子，极可笑，传号赏给衣料、佩刀、哈达、银牌，头人赏给银钱而已，众文武均来辞岁，挡驾大吉，将得来礼物分送委员等。晚饭后至洋务局，小瑾痛谈，各家庙神前，委余委员代行香，夜间天方委巡捕程林代行礼，鹤孙、化臣、程林并家人等均来辞岁。再恭接批折回，请与五仟已准，谢粮务改奖亦准。晴，日夜几阵风。

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正月初一日(2月4日) 立春，卯刻赴扎什城恭谒万寿宫，万岁牌前行三跪九叩礼，坐朝后，朝房略坐，关帝庙关圣前行三跪九叩礼，城隍庙城隍神前行二跪六叩礼，回至大招，佛公噶布伦等备筵两桌，万岁牌前行三跪九叩礼，如来古佛前行一跪三叩礼，丹达庙内丹达神前行二跪六叩礼，吕祖前行二跪六叩礼，回署，家庙神位前共十四跪四十二叩礼，诸文武番僧俗官及武弁兵丁等叩喜，进内，望北祠堂二跪六叩礼，先祖父母二跪六叩礼，先父一跪三叩礼。饭后，午刻，恭谒布达拉山，堪布等备筵两桌，圣容前三跪九叩礼，磨盘山关圣前三跪九叩礼，回署。计早间连还礼共一百零八叩，若计每晨长寿、如来、观音佛前并午后，共一百卅五叩矣。早间行礼大出汗，前藏粮务备早点，乃元宵，余谓此物应十五日用，今日可名元旦矣，与圆蛋同音，众皆笑。王永福两小孩背水，一小孩名一生，盖初一日生，名甚古；莲芳带一两姨弟长寿保，均磕头，每人赏其两藏钱并橘子两枚，殊有趣。晚过鹤孙处一谈。此地番民过年，将门上用白灰手蘸点之，如汉人贴对子之意，殊可笑。晴，午后风。

初二日(2月5日) 巳刻赴布达拉山，噶勒丹池巴代达赖请观跳钺斧，到时入座，在达赖之左高座，济咙胡图克图，各喇嘛噶伦仲果尔均递哈达至佛座，以头顶礼之，到大臣座，则季仲噶伦、佛公等参见，汉官居左，大喇嘛等居右，佛公、番官等居南。有喇嘛二人东西面北皆坐，二人先念经，遂奏乐，即有跳钺斧幼童穿各色花衣靴帽，随乐

跳舞，有(湾)[弯]腰时，有单腿安时，手持一小木斧极其有趣，亦童子干羽之意。复来两喇嘛，一色拉寺，一别蚌寺，皆在五十岁以外，彼此反复问难，有时击掌，有时摇头不以为然，据云经典中语，深奥难明。余观之，似京内说相声者，殊可笑，说一阵，跳一阵，三次而后罢。其中进茶进饭，系白米白糖所拌，进粥似有肉丁在内，随摆宴，达赖前甚多，其次大臣，并送犏犏等，如来佛一尊，余人亦各有赠，不过犏犏、吃食等件，达赖前宴桌油炸饽饽摆极高，且有假象龙、整牛羊，似果子糖等，或自留或送大臣，有来抢宴者，大半黄帽子多，喇嘛有持棍打者，皆不怕，闻从前因抢宴竟踩死三人，亦凶矣哉。下山，汉官送轿，佛公等站班随到大招左右，给文武番官等谢步。早吃两碗鸡丝面，回时午正余，又觉饿，又用一碗鸡丝面。今日乃番子初一日，街上有跳绳者，似皆洗脸，可笑。鹤孙来，由西院拿到酥油糍粑所捏小羊头一枚，不过茶杯大，五色俱备，且有飞金，乃番俗供佛之物，亦惟元旦才有，取吉羊之意，颇合古造字之义，甚细，似内地江米人之流，亦怪哉。晴，午后大风。

初三日(2月6日) 布达拉山请看飞绳，闻此次飞绳，几乎飞坏，两次两人，殊非儿戏也。因忌辰未去。午后赴洋务局，鹤孙、少韩、竹君、小瑾俱在座，进内，因番边过年，噶伦等送到宴四桌，并油炸饽饽等数竹托子，有带头羊一支，羊腔一支，带头羊颇有神气，拿进摆在院中，细看之索然，令姿竹麻拿出分吃可也。忽闻楼上作响，以为有人找何物件，又听有画声响，即令王永福、李振勋上去一看，乃猴子脱锁，由门钻入，将桌凳弄翻，书桌上砚台、印色盒俱摔碎，贴亦撕坏，砚水亦洒汗之，书套亦毁，镜子小套亦坏，墙间字画撒下满桌满地，无一不乱，拿住抱下，现收拾，从先告诉唐儿留神，漫不经心，实在可恶。晚饭后，鹤孙过谈。晴，午后大风。

初四日(2月7日) 闻番子因初三日颇不好，今日亦改初四矣，此其历书如此，未免太怪，凡遇不好日期皆如此，是以番人不讲八字。早刘化臣来，因攒招在途，拟往各处一查，甚是。午后有铁棒喇嘛副铁棒草第巴等

来见，皆噶勒丹寺所派，闻每次皆以贿成之，为可讹人，此次俱系老成人，噶勒丹池巴德政也，并回明请严饬汉人瞧热闹者莫多事，例送藏香二束，皆极细者，香味甚佳。进内复到洋务局，晤少韩、竹君、小瑾，令转告恩粮务、刘统领严饬乡约管汉民，严饬官弁管汉兵为要。晴，午后风。

初五日(2月8日) 午后过洋务局闲谈，皆在座，谈及四川跳端公真将人笑倒，其信邪不在番子以下，最可笑者，将四书句亦夹入所念辞内，不过混饭吃而已。鹤孙云如季康子问仲由疏文，烧在罐罐头，能不为之绝倒。大半因病而设，有端公未去，病人已了者，尤可发噱。晚饭时觉冷，饮烧酒则头又痛，总因外寒内热。鹤孙晚过谈，连日须十一钟方能睡着，夜仍长。晴。

初六日(2月9日) 刘化臣来，送到松介眉寄送双甬千里镜一架，前因韦礼敦送化臣双甬千里镜一架，光之远近相同，韦寄比松寄分量稍轻，遂换之。鹤孙来送覆，班禅因泡澡请入奏，因光绪八年前辈班禅曾有泡澡知照，未经入奏，此琐事，可不入告，覆之，此种公牒，内地所无，殊可笑。午后踏至外院，转后院一看，垂柳竟有发芽者，山上有泉处冰不化，水坑内冰亦未化，人尚重裘，大风不亚冬寒，树木早得地气，何理也。晚鹤孙过谈，今日攒招始。晴，午后大风。

初七日(2月10日) 鹤孙来商公事。午后过洋务局闲谈，皆在座，惟竹君未到，系请其阿(洪)[訇]念经，汉人、缠头均有，不知是何礼节，想彼教中因中土过年后应有此举耶。天气甚凉，滴水即冻，大与冬日无异，其实已交春矣。晚鹤孙过谈，攒招安静，晴，微风，午后阴。

初八日(2月11日) 拟致军机处信底改得，午后过洋务局，交少韩眷出再酌，委员等均到，痛谈。鹤孙于昨夜今晨俱泄肚，系热泄，认为寒则错矣，晚饭后来找万应锭，与之。余觉天冷，晚饮黄酒一杯，北山见雪。半阴晴，风。

初九日(2月12日) 已刻忽布达拉山走水，用千里镜看之，背

水救者人甚多。鹤孙过谈，服万应锭，病少减。化臣来，现由布达拉山回，乃雪里上写经房失火，现已扑灭，有噶伦在彼照料，此处无甚贵重之件也。午后斟酌信底，赴洋务局，诸人皆到。惠臣亦来，曾到布达拉山，火已息，乃山上小娃子房，非紧要之处。大家谈到琴，鹤孙、竹君俱会弹，蜀派也。晚饭后，至马号外院一踏，四面山皆有雪，不过厚薄之分，无怪其冷比冬日，鹤孙过谈。半阴晴，冷。

初十日(2月13日) 早起，冷极，比冬日难过，午到洋务局，竹君未到，惠臣来无事，化臣来，因噶伦对李海山云，现接瞻对番官来文，有炉厅令其让回瞻对等语，拟三两日欲上公事，并闻番兵有欲打三崖等语，此皆凤莠堂在彼浮躁，以致番人不服，只好呈来公事，再作道理。晚饭后大伤风，鹤孙过谈，因及现补绵州杨仲三，昌鼎。陕西人，由庶常散馆到川，最好闹玩，几乎夫人上吊，殊可笑。半阴晴，冷。

十一日(2月14日) 早起，因有太阳，尚不甚冷，午后天阴，复冷，边外天气不稳，早晚惟在阴晴有风无风而已。午后过洋务局，皆在座，惠臣亦来，因用印过此，谈及川省驻防，亦有以手艺挣钱者，可叹。半阴晴。

十二日(2月15日) 午后赴洋务局，均在座，痛谈，然天阴整日偶见日光，四山雾气濛濛，似下雪，看不真。晚饭后鹤孙过两次，将曜庭先生相拿来一看，落泪，乃翁垂老之年，无怪其然，幸身体尚坚壮。接家信一封，川省并家内均好，至格小相二张，看其不似女孩，虽男孩亦在蠢之列，可发一笑。周保臣来，并送给洋人礼物买货价值单，共用九百零六两零五分，并其履历。乔英甫带来舒肝丸、皮袖、皮领、茶叶、口蘑、信一件。保臣来单，纫茶筒又四筒，绍酒三坛，白大绸疋卅，元青大绸疋十，白花湖绸疋十，双泥金杭扇把十，半面泥金画山水杭扇把十，火腿只十，到时不定会坏否？俟纸扎差到来再说。微晴，大阴。

十三日(2月16日) 已刻营内迎喜神，化臣衣冠来送喜字，今年作得喜字甚细，因去岁赏耗多，故如此，亦可怜矣。午后惠臣来回

公事，略谈。游府周笃村占标。由察木多来，闻凤大臣在巴塘过年，或今年可至察木多，渠赴靖西任，大约在二月。鹤孙来商公事，化臣将至格照相拿至西院一看，外边谓其为一团和气，盖其胖无比，殊可笑。晚过鹤孙处谈。半阴晴，冷。

十四日(2月17日) 早起甚晚，寒恋重衾觉梦多故也。午后过洋务局闲谈，皆在座，忽王永福来请看骆驼，盖鹤孙卅余岁，尚未见过此物，可发一笑。遂至辕门内，同竹君、小瑾、鹤孙前往一看，乃一番人所牵两匹，其大如京内馱煤者，盖已乏矣，不值一笑。进仪门，至汉科房内一看，到二堂，复到外签押房略坐，因大风刮起，尘土迷漫，进内。少韩来商公事，黑龙江前来胡图克图，欲往后藏朝佛，拟请带来兵部勘合，仍请带往，谕以兵部勘合，并无往后藏字样，碍难又行发给。京内所来张喇嘛，昨日来见，送来舍利子等件，因在色拉寺居住大失盗，有一千余金之物，拟欲回内地，特此来见，佛地如此，能不为之胡卢。晴，大风。

十五日(2月18日) 辰刻赴磨盘山关帝庙行香，回署，各神庙行香，至丹达庙前回拜周笃村游府。午后过洋务局闲谈，皆在座，因与竹君谈外国玫瑰糖，随送两罐来，化臣来回公事。晚鹤孙过谈，因及新旧党，有一秀才，其父找同门来，望其教训，伊竟说其父老秀才不知时事。又一秀才有寡母，其祖尚在，亦找同门，因其不准供土地，乃祖气极，谓其无父，实难管得住，俟其故后，虽祖宗不要皆可，此时不能由他不供土地。又一副榜，欲毁书院魁星，看司者抱魁星对其人告之，汝中副榜，曾至此磕头，今毁之万不能，遂大闹而去。此新学之笑话，可叹。晴，有大风。

十六日(2月19日) 雨水。化臣来回事，并松粮务信拿来看，其人为群小所愚，其呆不可问矣。午无事，一阵一阵大风，一天一晚未住。晚饭后，过鹤孙处闲谈，噶伦等来请观灯，便衣青皮袄，狐皮长袖马褂并不暖。与去岁无异。到达赖所摆灯，临近一看，有油捏小人跳钺斧，大有趣。回时离署不远，有大风一阵，先时尚好，子正三刻月蚀，

丑正三刻九分蚀甚，寅初二刻三分复圆，找喇嘛来大堂暖阁旁念经，向系穆隆寺八个。照去岁例也。子正即初亏，盖此处地势高之故也。大堂下行三跪九叩礼，蚀甚委夷情，复圆委统领。晴，大风。

十七日(2月20日) 晨起虽未甚迟，终日觉倦。午后过洋务局，闲谈，均在座，忽来前画人物之别蚌子找鹤孙，因将前所画未全者，令其补之。连日吃元宵，觉牙痛，火之过，今日色拉寺禀称，攒招后，念经请赏耗。茶二甌，钱廿文。晴，大风。

十八日(2月21日) 午刻将院内花台，本系土坯砌，改为石砌，缘鹤在院内时常啄之，已坏，东屋内安板子，截断一槽，将东边顺山大床折去，此物非常之笨，且不截屋内一火盆不足取暖，此地夏日不热，似不必留此通联大厦也。过洋务局闲谈，皆在座，惠臣亦来，化臣来，因格图仓等用钱，遂借其卢比三千元，盖此人时帮粮台饷银，似彼有事，不好不帮忙也。周笃村送到绸皮货礼，外青骡一匹，再三却之，万不肯牵回，只得领之。鹤孙过谈。晴，干冷。

十九日(2月22日) 巳刻开印，赴大堂，北向行三跪九叩礼，礼毕，参堂升座，众文武事即用印标封封印，众文武复参堂，番官武弁亦参堂，礼讫，退二堂。众文武官弁佛公番官兵丁等俱叩喜，进内开印，与封印礼不同，拜印分参堂先后也。午后过洋务局，俱在座，商酌公事，回至外院大门后院各一游。昨得青骡乃墨里藏针，口六岁，尚结实，不知本领如何，俟遣人压之可知矣，再者不过个子太小。东屋内东窗改榻子两个，裱糊，截断糊榻子，乃先刷浆子后铺纸，用铁锅打浆子，满屋皆臭，且胡抹地板上皆是，高处则用梯子，不意未稳，连人带纸并浆子一齐落地，可发大笑。半阴晴。

二十日(2月23日) 发家信一封，随廿四日折差寄，信内写廿三日。叙接家信，并至格照相片二张，是蒙古妞妞模样，外边叫他一团和气，皇会未去甚是，桂大人大爷闻说长大疮，大奶奶不可招之来往。高扎。两差官已到省，木箱封收到。铁路单剪毛盖子，不准缠足，换活佛得银子，皆是谣言不可听。藏中安静，给家人寄年赏八十两。等